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四十六回 嫩掌硬皮膚聲如敗革 老鷹抓小雞鴛鴦離於羅

卻說劉其光說還沒完，忽聽得嘩的一聲，綠筠早將一杯茶砸在地上，霍的立起身來。這是女將軍的一種號令，眾女兵原摩拳擦掌，預備打仗來的，見號令已下，便驚呼蝶叱道：「夫人還同他講理呢！他也是個老爺呀，拉他出去評個理，看他將公子藏到那裡去？」說時，便來抓其光。其光忙退到屋角去。他老婆嚇得早色色（瑟瑟）地抖了。

其光見聲勢洶湧，想：「逃是逃不了的，不如把前日對付挾芬家的手段對付他，暫救個急罷。」便壯著膽毅然道：「這也怪不得夫人要急。便是我也深受公子栽培的，公子的不見，實在也奇怪。盡兩日總有個還信到府上稟告去。」說完，向這班女兵作一個統揖，吆著他老婆道：「姐姐等站乏了，你也引他們後邊去用一杯淡茶啊！呆呆的在這兒做甚？」

那些女兵聽其光這幾句話，氣倒覺得平了些，原可沒事的。不想戚姑太太正因一副一色沒和成，又被人打斷了，心里正沒好氣。在屏門後聽了個正著，想：「豈有此理呀！自己管不住老公，給他走了，翻問別人要起來！依你家太太脾氣，便幾個巴掌打他出去哩。」後來見女客擲碗，群婢動手，其光陪罪，再也禁不住了，鼓起兩個腮幫子走了出來，自命不凡的來替其光解圍哩。其光見他出來，心中兀自詫異，忙向他道：

「姑太太來最好了，你妹子陪著夫人在這兒，這些姐姐們還沒喝茶呢，請你引著他們進去，招呼著喝一杯罷。」

誰知戚姑太太理也不理，一步步走到綠筠身畔，笑嘻嘻的福了一福。綠筠倒有些不明白起來，只得也微微的欠了欠身子。

戚姑太太竟從容不迫向對面坐了，指著其光道：「他是我的哥哥，我是他的妹妹。哥哥家來了貴客，妹妹聽說是天仙一般的人，錯過了是死了也抱憾的。不瞞夫人說，我在屏門後偷看了長久了，覺眼前珠光寶氣逼得人迷迷糊糊，但心裡卻兀自愛著，所以也不管吃葷人念佛，得罪了觀音菩薩，竟斗膽的走出來了。夫人你不要怪呀！」其光見他冒冒失失的出來，已捏著一把汗。

後來見他坐著瞧著，長篇大段的說起話來，心裡急得什麼似的。

卻又不便去攔他，只得暗暗向他遞著眼色兒，請他不要多說。

那知戚姑太太理也不理，只盡說他的話，自以為這張嘴是伶俐不過的，這一來包管將綠筠的怒氣按他下去。

那知綠筠怎比得那生長大家有些面面相腆的，禁不起人家幾句話便軟了下來。他可是千錘百鍊過來的。自充了長鶴山姨太太後，覺得泥塗一躍，高據青雲，俯視天下女子皆如螻蟻。

如今正在動氣頭上，見忽然走出個婦人來，口口聲聲自己稱著妹妹，那裡止遏得住，倚著長家的戚風，姨太太的身分，上門要漢子的工架，冷笑著舉起手來，拍的一聲，戚姑太太頰上早著了一下，嘴裡嚷著道：「誰是你家姊姊。你趁早給我滾，好多著呢！」

戚姑太太冷不防吃了這一掌，覺得眼前一暗，登時羞愧交並。他豈是怕人的，便將袖子一擦，直撲上去罵道：「婊子，你是千人騎慣萬人壓殘的，才抬舉了，便打起你家姑太太來了！」

說完，將綠筠夾胸抓住。綠筠要支持時，早被戚姑太太用力一挺，直挺得他花容失色。那些丫頭們要上來幫助時，戚少甫見太太給人家掌了頰了，早已從屏門背後搶將出來，將幾個丫頭鎮住。劉其光夫婦忙上來勸解。戚姑太太發了性，一口唾沫直唾在其光臉上道：「干你什麼事！我自打這婊子，有官司我吃。」說著，要拉綠筠上街坊講理去，道：「便丟著我家老爺的綠豆官，今天同你鬧完了哩。」

正沒開交時，一個婆子從外邊直嚷進來道：「劉老爺說昨天還我女兒的，怎今天還藏在家裡。難道要我親自來接麼？」

其光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挾芬家的老鴿。戚姑太太見了這婆子，手裡一鬆，綠筠早掙脫了躺在椅上喘氣。這時憑你劉其光足智多謀，到此也一籌莫展了。他老婆倒聰明起來，霍的立起身來，指著老鴿向綠筠道：「夫人認識了，這是窩子裡的老鴿，說長公子帶著他女兒走了，卻向劉家要人的。」又指著綠筠向老鴿道：「這是長府裡的綠筠夫人，說不見了長公子，卻也向劉家來要人的。你們這一篇帳，我們卻蒙在鼓子裡，究竟不曉得誰藏了誰，自己去算罷！」

鴿兒一聽，想：「這麗人便是長家的小老婆嗎？尋著了對頭了。」老鴿嘴裡有什麼好話，向著綠筠竟無法無天的嚷起來。

戚姑太太只坐在旁邊笑。綠筠那裡是老鴿的對手，風頭便癟了下來。劉其光一見機會到了，便一跺腳攔住了老鴿道：「你有什么話向我說！綠筠夫人是金枝玉葉般的人，那裡配同你鬥口。」

又向著綠筠道：「夫人請裡邊休息一回去。待我打發了這婆子，再同夫人細細商量著，偌大個公子，怕尋不回來？」說著，將眼色遞給他老婆，他老婆便款款輕輕來扶起綠筠。綠筠此時風頭已倒，覺得劉家夫人究竟是好人，自己打在夾牆裡，還殷殷勤勤的體恤自己，便看了戚姑太太一眼，依著劉妻一步步進去了。

那些丫頭見鴿兒逢頭短袖，一雙褲管高高的吊在半膀（腿），露出一段又黑又乾的肉來，焦黑的一口老牙，說話時機關槍一般，從牙縫中哼出許多半黃半白的吐珠來，一個個被他嚇倒了。不要說不能同他對口，連才喝下去的茶，幾乎都嘔了出來，只得由他猖獗去。

那老鴿見一陣風將偌大個姨太太嚇逃，姪伯伯壓倒，那裡還把區區司長放在眼裡，舉起個鴉片招牌的食指來，指著其光道：「好呀，你藏了我女兒不算，還指使出掛名太太來嚇我哩！老實說，不要說是掛名太太，便姓長的自己來時，我扭他到步軍統領衙門去哩。」說沒有完，拍的一聲，頰上早著了一下，把他打得個一佛出世。登時眼前見一個華服少年，將手向後一指，早有兩個人走上來，將老鴿雙手一扳，小雞般捉了出去。

戚姑太太早已一溜煙藏到屏風後去。

劉其光一見，早眉開眼笑的迎上去道：「你怎的跑來了？」

那少年一聲也不言語，看老鴿殺豬一般的被人捉了出去，一回頭問幾個丫鬟道：「你們不服侍夫人，怎也在這裡？」說沒有完，早見綠筠梨花著雨般，盈盈從屏風後轉了出來，盯了他一眼，低低的才說得一聲「狠心的公子」，眼淚早珍珠斷線般落了下來。少年說不出一陣慚愧。劉其光見風潮已平，便聰明了許多，忙推托著喚茶，含笑進去。卻從屏角中竊聽著。只聽得兩個咕咕咕咕一陣，綠筠一壁廂低頭服氣的賠罪，一壁廂含冤帶恨的不依。一回聽得那少年笑著道：「千不是萬不是，總是小生的不是。不該沒說一聲便天津去了……」說沒有完，聽得「阿呀」一聲，接著吃吃笑道：「怎下狠心掐起我來了。」

其光聽了，止不住幾乎笑出來，忙捂著嘴進去。

見戚姑太太正向自己老婆抱怨著自己道：「多（都）是哥哥不是，好端端惹出這事來。如今他們沒事，我才這一巴掌向誰划帳去？還來真把你家妹夫的官丟了，可不是哥哥一個人作成的。」其光悄悄的走上去笑道：「姑太太又抱怨人哩。」戚姑太太瞅了他一眼，便不依道：「你不要搭了棚說涼話，今天這一巴掌的事交給你哩。」正說著，聽得外邊那少年高聲喚道：

「其光，你躲在裡邊做甚？」正是：